大唐西域記卷第二　二　國

三藏法師玄奘奉　詔譯
大摠持寺沙門辯機撰

濫波國　那揭羅曷國　健馱邏國

詳夫天竺之稱異議糺紛舊云身毒或曰賢豆今從正音宜云印度印度之人隨地稱國殊方異俗遥舉總名語其所美謂之印度印度者唐言月月有多名斯其一稱言諸羣生輪迴不息無明長夜莫有司晨其猶白日既隱宵燭斯繼雖有星光之照豈如朗月之明苟縁斯致因而譬月良以其土聖賢繼軌導凡御物如月照臨由是義故謂之印度印度種姓族類羣分而婆羅門特爲清貴從其雅稱傳以成俗無云經界之别揔謂婆羅門國焉

若其封疆之域可得而言五印度之境周九萬餘里三垂大海北背雪山北廣南狹形如半月畫野區分七十餘國時特暑熱地多泉濕北乃山阜隱軫丘陵舄鹵東則川野沃潤疇壠膏腴南方草木榮茂西方土地磽确

第　疑

斯大槩也可略言焉
夫數量之稱謂踰繕那（舊曰由旬又曰踰闍那又曰由延皆訛略也）
踰繕那者自古聖王一日軍行也
舊傳一踰繕那四十里矣印度國俗
乃三十里聖教所載唯十六里窮微
之數分一踰繕那為八拘盧舍拘盧
舍者謂大牛鳴聲所極聞稱拘盧舍
分一拘盧舍為五百弓分一弓為四
肘分一肘為二十四指分一指節為
七宿麥乃至虱蟣隙塵牛毛羊毛兎
毫金水次第七分以至細塵細塵七
分為極細塵極細塵者不可復析析
即歸空故曰極微也
若乃陰陽曆運日月次舍稱謂雖殊
時候無異隨其星建以標月名時極
短者謂剎那也百二十剎那為一呾
剎那六十呾剎那為一臘縛三十臘
縛為一牟呼栗多五牟呼栗多為一
時六時合成一日一夜（晝三夜三）居俗日夜
分為八時（晝四夜四於一一時各有四分）月盈至滿謂之
白分月虧至晦謂之黑分黑分或十
四日十五日月有小大故也黑前白
後合為一月六月合為一行日遊在

內北行也日遊在外南行也總此二行合為一歲又分一歲以為六時正月十六日至三月十五日漸熱也三月十六日至五月十五日盛熱也五月十六日至七月十五日雨時也七月十六日至九月十五日茂時也九月十六日至十一月十五日漸寒也十一月十六日至正月十五日盛寒也如來聖教歲為三時正月十六日至五月十五日熱時也五月十六日至九月十五日雨時也九月十六日至正月十五日寒時也或為四時春夏秋冬也春三月謂制呾羅月吠舍佉月逝瑟吒月當此從正月十六日至四月十五日夏三月謂頞沙荼月室羅伐拏月婆羅鉢陁月當此從四月十六日至七月十五日秋三月謂頞濕縛庾闍月迦剌底迦月末伽始羅月當此從七月十六日至十月十五日冬三月謂報沙月磨袪月頗勒窶拏月當此從十月十六日至正月十五日故印度僧徒依佛聖教坐雨安居或前三月或後三月前三月當

此從五月十六日至八月十五日後三
月當此從六月十六日至九月十五
日前代譯經律者或云坐夏或云坐
臘斯皆邊裔殊俗不達中國正音或
方言未融而傳譯有謬又推如来入
胎初生出家成佛涅槃日月皆有叅
差語在後記

若夫邑里閭閻方城廣峙街衢巷陌
曲徑盤迂闤闠當塗旗亭夾路屠釣
倡優魁膾除糞旌厥宅居斥之邑外
行里往来僻於路左至於宅居之製
垣郭之作地勢卑濕城多壘塼暨諸
牆壁或編竹木室宇臺觀板屋平頭
埿以石灰覆以甎墼諸異崇構製同
中夏苫茅苫草或塼或板壁以石灰
為飾地塗牛糞為淨時花散布斯其
異也諸僧伽藍頗極奇製隅樓四起
重閣三層榱梠棟梁奇形彫鏤戶牖
垣牆圖畫眾綵黎庶之居內侈外儉
隩室中堂高廣有異層臺重閣形製
不拘門闢東戶朝座東面至於坐止
咸用繩牀王族大人士庶豪右莊飾
有殊規矩無異君王朝座弥復高廣

殊珎間錯謂師子牀敷以細㲲蹈以
寶机凡百庶僚隨其所好刻彫異類
瑩飾奇珎衣裳服玩無所裁製貴鮮
白輕雜綵男則繞腰絡腋橫巾右袒
女乃襜衣下垂通肩揔覆頂為小髻
餘髮垂下或有剪髭別為詭俗首冠
花鬘身佩瓔珞其所服者謂憍奢耶
衣及㲲布等憍奢耶者野蠶絲也叢
摩衣麻之類也顉(擒嚴反)鉢羅衣織細羊
毛也褐刺縭衣織野獸毛也獸毛細
耎可得緝績故以見珎而充服用其
北印度風土寒烈短製褊衣頗同胡
服外道服飾紛雜異製或衣孔雀羽
尾或飾髑髏瓔珞或無服露形或草
板掩體或拔髮斷髭或蓬鬢椎髻裳
衣無定赤白不恒沙門法服唯有三
衣及僧却崎泥縛些(桒箇反)那三衣裁
製部執不同或緣有寬狹或葉有小
大僧却崎(唐言掩腋舊曰僧祇支訛也)覆左肩掩兩腋
左開右合長裁過腰泥縛些那(唐言裙舊
曰涅槃僧訛也)既無帶襻其將服也集衣為襵
束帶以絛襵則諸部各異色乃黃赤
不同刹帝利婆羅門清素居簡潔白

儉約國王大臣服玩良異花鬘寶冠以為首飾環釧瓔珞而作身佩其有富商大賈唯釧而已人多徒跣少有所履染其牙齒或赤或黑齊髮穿耳脩鼻大眼斯其貌也

夫其潔清自守非矯其志凡有饌食必先盥洗殘宿不再食器不傳瓦木之器經用必棄金銀銅鐵每加摩瑩饌食既訖嚼楊枝而為淨澡漱未終無相執觸每有溲溺必事澡灌身塗諸香所謂栴檀鬱金也君王將浴鼓奏絃歌祭祀拜祠沐浴盥洗

詳其文字梵天所制原始垂則四十七言也寓物合成隨事轉用流演枝派其源浸廣因地隨人微有改變語其大較未異本源而中印度特為詳正辭調和雅與天同音氣韻清亮為人軌則隣境異國習謬成訓競趍澆俗莫守淳風至於記言書事各有司存史誥總稱謂尼羅蔽荼(唐言青藏)善惡具舉災祥備著而開蒙誘進先導十二章七歲之後漸授五明大論一曰聲明釋詁訓字詮目疏別二工巧明伎

術機關陰陽曆數三醫方明禁呪閑
邪藥石針艾四謂因明考定正邪研
覈真偽五曰內明究暢五乘因果妙
理其婆羅門學四吠陀論舊曰毗陀訛也一曰
壽謂養生繕性二曰祠謂享祭祈禱
三曰平謂禮儀占卜兵法軍陣四曰
術謂異能伎數禁呪醫方師必博究
精微貫窮玄奧示之大義導以微言
提撕善誘雕朽勵薄若乃識量通敏
志懷逋逸則拘縶反關業成後已年
方三十志立學成既居祿位先酬師
德其有博古好雅肥遁居貞沈浮物
外逍遙事表寵辱不驚聲問以遠君
王雅尚莫能屈迹然而國重聰叡俗
貴高明褒贊既隆禮命亦重故能強
志篤學忘疲遊藝訪道依仁不遠千
里家雖豪富志均羈旅口腹之資巡
匃以濟有貴知道無恥匱財娛遊墮
業媮食靡衣既無令德又非時習恥
辱俱至醜聲載揚
如來理教隨類得解去聖悠遠正法
醇醨任其見解之心俱獲聞智之悟
部執峯峙諍論波濤異學專門殊途

第八張

周至十有八部各擅鋒銳大小二乘
居止區別其有宴默思惟經行住立
定慧悠隔諠靜良殊隨其衆居各製
科防無云律論絓是佛經講宣一部
乃免僧知事二部加上房資具三部
差侍者祗承四部給淨人役使五部
則行乘象輿六部又導從周衛道德
既高旌命亦異時集講論考其優劣
彰別善惡黜陟幽明其有商榷微言
抑揚妙理雅辭贍美妙辯敏捷於是
馭乘寶象導從如林至乃義門虛闢
辭鋒挫銳理寡而辭繁義乖而言順
遂即面塗赭堊身坌塵土斥於曠野
棄之溝壑既旌淑慝亦表賢愚人知
樂道家勤志學出家歸俗從其所好
罪戾犯律僧中科罰輕則衆命訶責
次又衆不與語重乃衆不共住不共
住者斥擯不齒出一住處措身無所
羈旅艱辛或返初服
若夫族姓殊者有四流焉一曰婆羅
門淨行也守道居貞潔白其操二曰
剎帝利王種也（舊曰刹利訛也）奕世君臨仁恕
爲志三曰吠奢（舊曰毗舍訛也）商賈也貿遷有

無逐利之近四曰戍陁羅（舊曰首陁訛也）農人
也肆力疇壠勤身稼穡凡茲四姓清
濁殊流婚娶通親飛伏異路內外宗
枝姻媾不雜婦人一嫁終無再醮自
餘雜姓寔繁種族各隨類聚難以詳
載君王奕世唯刹帝利篡弒時起異
姓稱尊國之戰士驍雄畢選子父傳
業遂窮兵術居則宮廬周衛征則奮
旅前鋒凡有四兵步馬車象象則被
以堅甲牙施利距一將安乘授其節
度兩卒左右為之駕馭車乃駕以駟
馬兵帥居乘列卒周衛扶輪挾轂馬
軍散禦逐北奔命步軍輕捍敢勇充
選負大櫓執長戟或持刀劍前奮行
陣凡諸戎器莫不鋒銳所謂矛楯弓
矢刀劍鉞斧戈殳長矟輪索之屬皆
世習矣夫其俗也性雖狷急志甚貞
質於財無苟得於義有餘讓懼冥運
之罪輕生事之業詭譎不行盟誓為
信政教尚質風俗猶和凶悖群小時
虧國憲謀危君上事迹彰明則常幽
囹圄無所刑戮任其生死不齒人倫
犯傷禮義悖逆忠孝則劓鼻截耳斷

手刖足或黜出國或放荒裔自餘各

犯輸財贖罪理獄占辭不加刑扑隨
問款對援事平科排違所犯恥過飾
非欲究情實事須案者凡有四條水
火稱毒水則罪人與石盛以連囊沉
之深流按其真偽人沉石浮則有犯
人浮石沉則無隱火乃燒鐵罪人踞
上復使足蹈既遣掌案又令舌舐虛
無所損實有所傷懦弱之人不堪炎
熾捧未開花散之向焰虛則花發實
則花焦稱則人石平衡輕重取驗虛
則人低石舉實則石重人輕毒則以
一羖羊剖其右髀隨被訟人所食之
分雜諸毒藥置右髀中實則毒發
而死虛則毒歌而蘇舉四條之例防
百非之路

致敬之式其儀九等一發言慰問二
俯首示敬三舉手高揖四合掌平拱
五屈膝六長踞七手膝踞地八五輪
俱屈九五體投地凡斯九等極唯一
拜跪而讚德謂之盡敬遠則稽顙拜
手近則鳴足摩踵凡其致辭受命褰
裳長跪尊賢受拜必有慰辭或摩其

頂或拊其背善言誨導以示親厚出
家沙門既受敬礼唯加善願無止跪
拜隨所宗事多有旋繞或唯一周或
復三帀宿心別請數則從欲
凡遇疾病絕粒七日期限之中多有
痊愈必未瘳差方乃餌藥藥之性類
名種不同醫之工伎占候有異終沒
臨喪哀號相泣裂裳拔髮拍額推胸
服制無聞喪期無數送終殯葬其儀
有三一曰火葬積薪焚燎二曰水葬
沉流漂散三曰野葬棄林飼獸國王
殂落先立嗣君以主喪祭以定上下
生立德號死無議諡喪禍之家人莫
就食殯葬之後復常無諱諸有送死
以為不潔咸於郭外浴而後入至於
年耆壽耄死期將至嬰累沉痾生涯
恐極厭離塵俗願棄人間輕鄙生死
希遠世路於是親故知友奏樂餞會
泛舟鼓棹濟殑伽河中流自溺謂得
生天十有其一未盡鄙見出家僧衆
制無號哭父母亡喪誦念酬恩追遠
慎終寔資冥福
政教既寬機務亦簡戶不籍書人無

傜課王田之內大分為四一充國用
祭祀粢盛二以封建輔佐宰臣三賞
聰叡碩學高才四樹福田給諸異道
所以賦斂輕薄傜稅儉省各安世業
俱佃口分假種王田六稅其一商賈
逐利來往貿遷津路關防輕稅後過
國家營建不虛勞役據其成功酬之
價直鎮戍征行宮廬營衛量事招募
懸賞待人宰牧輔臣庶官僚佐各有
分地自食封邑風壤既別地利亦殊
花草果木雜種異名所謂菴沒羅果
菴弭羅果末杜迦果跋達羅果劫比
他果阿末羅果鎮杜迦果烏曇跋羅
果茂遮果那利薊羅果般㮭娑果凡
厥此類難以備載見珍人世者略舉
言焉至於棗栗椑柹印度無聞梨柰
桃杏蒲萄等果迦濕彌羅國已來往
往間植石榴甘橘諸國皆樹墾田農
務稼穡耕耘播植隨時各從勞逸土
宜所出稻麥尤多蔬菜則有薑芥瓜
瓠葷陀菜等葱蒜雖少噉食亦希家
有食者驅令出郭至於乳酪膏酥粆
糖石蜜芥子油諸餅麨常所膳也魚

羊麞鹿時薦肴胾牛驢象馬豕犬狐
狼師子猴猨凡此毛羣例無味噉
者鄙恥衆所穢惡屏居郭外希迹人
間若其酒醴之差滋味流別蒲萄甘
蔗剎帝利飲也麴糵醇醪吠奢等飲
也沙門婆羅門飲蒲萄甘蔗漿非酒
醴之謂也雜姓卑族無所流別然其
資用之器巧質有殊什物之具隨時
無闕雖釜鑊斯用而炊甑莫知多器
坏土少用赤銅食以一器衆味相調
手指斟酌略無匕箸至於病患乃用
銅匙

若其金銀鍮石白玉火珠風土所產
彌復盈積奇珍雜寶異類殊名出自
海隅易以求貿然其貨用交遷有無
金錢銀錢貝珠小珠印度之境疆界
具舉風壤之差大略斯在同條共貫
粗陳梗概異政殊俗據國而敘

濫波國周千餘里北背雪山三垂黑
嶺國大都城周十餘里自數百年王
族絕嗣豪傑力競無大君長近始附
屬迦畢試國宜粳稻多甘蔗林樹雖
衆果實乃少氣序漸溫微霜無雪國

俗豊樂人尚歌詠志性怯弱情懷詭詐更相欺誚未有推先體貌平小動止輕躁多衣白氎所服鮮飾伽藍十餘所僧徒寡少並多習學大乘法教天祠數十異道甚多從此東南行百餘里踰大嶺濟大河至那揭羅曷國北印度境

那揭羅曷國東西六百餘里南北二百五六十里山周四境懸隔危險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無大君長主令役屬迦畢試國豊穀稼多花果氣序溫暑風俗淳質猛銳驍雄輕財好學崇敬佛法少信異道伽藍雖多僧徒寡少諸窣堵波荒蕪圮壞天祠五所異道百餘人

城東二里有窣堵波高三百餘尺無憂王之所建也編石特起刻雕奇製釋迦菩薩值然燈佛敷鹿皮衣布髮掩泥得受記處時經劫壞斯迹無泯或有齋日天雨衆花羣黎心競式修供養其西伽藍少有僧徒次南小窣堵波是昔掩泥之地無憂王避大路遂僻建焉

城內有大窣堵波故基聞諸先志曰

昔有佛齒[illegible]高廣嚴麗今既無齒唯餘
故基其側有窣堵波高二十餘尺彼
俗相傳不知源起云從空下峙基於
此既非人工寔多靈瑞
城西南十餘里有窣堵波是如來自
中印度凌虛遊化降迹於此國人感
慕建此靈基其東不遠有窣堵波是
釋迦菩薩值然燈佛於此買花
城西南二十餘里至小石嶺有伽藍
高堂重閣積石所成庭宇寂寥絕無
僧侶中有窣堵波高二百餘尺無憂
王之所建也
伽藍西南深澗陗絕瀑布飛流懸崖
壁立東崖石壁有大洞穴瞿波羅龍
之所居也門徑狹小窟穴冥闇崖石
津滴磎徑餘流昔有佛影煥若真容
相好具足儼然如在近代已來人不
遍覩縱有所見髣髴而已至誠祈請
有冥感者乃暫明視尚不能久昔如
來在世之時此龍為牧牛之士供王
乳酪進奉失宜既獲譴責心懷恚恨
即以金錢買花供養受記窣堵波願
為惡龍破國害王即趣石壁投身而

二

死後居此窟為大龍王便欲出城成
本惡願適起此心如来已鑒愍此國
人為龍所害運神通力自中印度至
龍見如来毒心遂止受不殺戒願護
正法因請如来常居此窟諸聖弟子
恒受我供如来告曰吾將寂滅為汝
留影遣五羅漢常受汝供正法隱沒
其事無替汝若毒心奮怒當觀吾留
影以慈善故毒心當止此賢劫中當
来世尊亦悲愍汝皆留影像
影窟門外有二方石其一石上有如
来足蹈之迹輪相微現光明時燭影
窟左右多諸石室皆是如来諸聖弟
子入定之處影窟西北隅有窣堵波
是如来經行之處其側窣堵波有如
来髮爪鄰此不遠有窣堵波是如来
顯暢真宗說蘊界處之所也影窟西
有大盤石如来嘗於其上濯浣袈裟
文影微現
城東南三十餘里至醯羅城周四五
里堅峻險固花林池沼光鮮澄鏡城
中居人淳質正信復有重閣畫棟丹
楹第二閣中有七寶小窣堵波置如

來頂骨骨周一尺二寸髮孔分明其
色黃白盛以寶函置窣堵波中欲知
善惡相者香末和埿以印頂骨隨其
福感其文煥然又有七寶小窣堵波
以貯如來髑髏骨狀若荷葉色同頂
骨亦以寶函緘絡而置又有七寶小
窣堵波有如來眼睛睛大如柰光明
清徹暎徹中外又以寶函緘封而置
如來僧伽胝袈裟細氎所作其色黃
赤置寶函中歲月既遠微有損壞如
來錫杖白鐵作鐶栴檀為笴寶筒盛
之近有國王聞此諸物並是如來昔
親服用恃其威力迫脅而歸既至本
國置所居宮曾未浹辰求之已失爰更
尋訪已還本處斯五聖跡多有靈異
迦畢試王令五淨行給侍香花觀禮
之徒相繼不絕諸淨行等欲從虛寂
以為財用人之所重權立科條以止
諠雜其大略曰諸欲見如來頂骨者
稅一金錢若取印者稅五金錢自餘
節級以次科條科條雖重觀禮彌眾
重閣西北有窣堵波亦甚高大而多
靈異人以指觸便即搖震連基傾動

鈴鐸和鳴從此東南山谷中行五百
餘里至健馱邏國(舊曰乾陀衛訛也北印度境)
健馱邏國東西千餘里南北八百餘
里東臨信度河國大都城號布路沙
布邏周四十餘里王族絕嗣役屬迦
畢試國邑里空荒居人稀少宮城一
隅有千餘戶穀稼殷盛花果繁茂多
甘蔗出石蜜氣序溫暑略無霜雪人
性恇怯好習典藝多敬異道少信正
法自古已來印度之境作論諸師則
有那羅延天無著菩薩世親菩薩法
救如意脇尊者等本生處也僧伽藍
千餘所摧殘荒廢蕪漫蕭條諸窣堵
波頗多頹圮天祠百數異道雜居
王城內東北有一故基昔佛鉢之寶
臺也如來涅槃之後鉢流此國經數
百年式遵供養流轉諸國在波剌斯
城外東南八九里有卑鉢羅樹高百
餘尺枝葉扶疎蔭影蒙密過去四佛
已坐其下今猶現有四佛坐像賢劫
之中九百九十六佛皆當坐焉冥祇
警衛靈鑒潛被釋迦如來於此樹下
南面而坐告阿難曰我去世後當四

[illegible]
百年有王命世号迦膩色迦此南不
遠起窣堵波吾身所有骨肉舍利多
集此中
畢鉢羅樹南有窣堵波迦膩色迦王
之所建也迦膩色迦王以如來涅槃之
後第四百年君臨膺運統贍部洲不
信罪福輕毀佛法因遊草澤遇見白
兔王親奔逐至此忽滅見有牧牛小
豎於林樹間作小窣堵波其高三尺
王曰汝何所為牧豎對曰昔釋迦佛
聖智懸記當有國王於此勝地建窣
堵波吾身舍利多聚其內大王聖德
宿殖名符昔記神功勝福允屬斯辰
故我今者先相警發說此語已忽然
不現王聞是說喜慶增懷自負其名
大聖先記因發正信深敬佛法周小
窣堵波更建石窣堵波欲以功力彌
覆其上隨其數量恒出三尺若是增
高踰四百尺基趾所峙周一里半層
基五級高一百五十尺方乃得覆小
窣堵波王因嘉慶復於其上更起二
十五層金銅相輪即以如來舍利一
斛而置其中式修供養營建纔訖見

小窣堵波在大基東南隅下傍出其
半王心不平便即擲棄遂住窣堵波
第二級下石基中半現復於本處更
出小窣堵波王乃退而歎曰嗟夫人
事易迷神功難掩靈聖所扶憤怒何
及慙懼既已謝咎而歸其二窣堵波
今猶現在有嬰疾病欲祈康愈者塗
香散花至誠歸命多蒙瘳差大窣堵
波東面石陛南鏤作二窣堵波一高
三尺一高五尺規摹形狀如大窣堵
波又作兩軀佛像一高四尺一高六
尺擬菩提樹下加趺坐像日光照燭
金色晃曜陰影漸移石文青紺聞諸
耆舊曰數百年前石基之隙有金
色蟻大者如指小者如麥同類相從
齧其石壁文若雕鏤廁以金沙作為
此像今猶現在
大窣堵波石陛南面有畫佛像高一
丈六尺自胷已上分現兩身從胷已
下合為一體聞諸先志曰初有貧士
傭力自濟得一金錢願造佛像至窣
堵波所謂畫工曰我今欲圖如來妙
相有一金錢酬功尚少宿心憂負迫

於會之時彼畫工鑒其至誠無去價
直許為成功復有一人事同前迹持
一金錢求畫佛像畫工是時受二人
錢求妙丹青共畫一像二人同日俱
来礼敬畫工乃同指一像示彼二人
而謂之曰此是汝所作之佛像也二
人相視若有所懐畫工心知其疑也
謂二人曰何思慮之久乎凡所受物
毫釐不虧斯言不謬像必神變言畢
未静像現靈異分身交影光相照著
二人悦服心信歡喜
大窣堵波西南百餘步有白石佛像
高一丈八尺北面而立多有靈相數
放光明時有人見像出夜行旋繞大
窣堵波近有羣賊欲入行盜像出迎
賊賊黨怖退像歸本處住立如故羣
盜因此改過自新遊行邑里具告遠
近大窣堵波左右小窣堵波魚鱗百
數佛像莊嚴務窮工思殊香異音時
有聞聽靈仙聖賢或見旋繞此窣堵
波者如来懸記七燒七立佛法方盡
先賢記曰成壞已三初至此國適遭
大火當見營構尚未成功

大窣堵波西有故伽藍迦膩色迦王
之所建也重閣累榭層臺洞戶旌召
高僧式昭景福雖則圮毀尚曰奇工
僧徒減少並學小乘自建伽藍異人
間出諸作論師及證聖果清風尚扇
至德無泯第三重閣有波栗濕縛唐言脅
尊者室久已傾頓尚立旌表初尊者
之為梵志師也年垂八十捨家染衣
城中少年更誚之曰愚夫朽老一何
淺智夫出家者有二業焉一則習定
二乃誦經而今衰耄無所進取濫迹
清流徒知飽食時脅尊者聞諸譏議
因謝時人而自誓曰我若不通三藏
理不斷三界欲得六神通具八解脫
終不以脅而至於席自尒之後唯日
不足經行宴坐住立思惟晝則研習
理教夜乃靜慮凝神綿歷三歲學通
三藏斷三界欲得三明智時人敬仰
因號脅尊者焉
脅尊者室東有故房世親菩薩於此
製阿毗達磨俱舍論人而敬之封以
記焉
世親室南五十餘步第二重閣末笯

曷剌他（唐言好意）論師於此製毗婆沙論
論師以佛涅槃之後一千年中利見
也少好學有才辯聲問遐被法俗歸
心時室羅伐悉底國毗訖羅摩阿迭
多王（唐言超日）威風遐洽臣諸印度日以五
億金錢周給貧窶孤獨主藏臣懼國
用乏匱也乃諷諫曰大王威被殊俗
澤及昆虫請增五億金錢以賑四方
匱乏府庫既空更稅有土重斂不已
怨聲載揚則君上有周給之恩臣下
被不恭之責王曰聚有餘給不足非
苟為身侈靡國用遂加五億惠諸貧
乏其後畋遊逐豕失蹤有尋知迹者
賞一億金錢如意論師一使人剃髮
輒賜一億金錢其國史臣依即書記
王恥見高心常怏怏欲衆辱如意論
師乃招集異學德業高深者百人而
下令曰欲收視聽遊諸真境異道紛
雜歸心靡措今者優劣專精遵奉洎
乎集論重下令曰外道論師並英俊
也沙門法衆宜善宗義勝則崇敬佛
法負則誅戮僧徒於是如意詰諸外
道九十九人已退飛矣下席一人視

[illegible]

之衆也因而劇談論及火煙王與
外道咸諠言曰如意論師辭義有失
夫先煙而後及火此事理之常也如
意雖欲釋難無聽覽者恥見衆屈齰
斷其舌乃書誡告門人世親曰黨援
之衆無競大義羣迷之中無辯正論
言畢而死居未久超日王失國興王
膺運表式英賢世親菩薩欲雪前恥
来白王曰大王以聖德君臨爲含識
主命先師如意學窮玄奧前王宿憾
衆挫高名我承導誘欲復先怨其王
知如意哲人也美世親雅操焉乃召
諸外道與如意論者世親重述先旨
外道謝屈而退
迦膩色迦王伽藍東北行五十餘里
渡大河至布色羯邏伐底城周十四
五里居人殷盛閭閻洞連城西門外
有一天祠天像威嚴靈異相継
城東有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即
過去四佛說法之處先古聖賢自中
印度降神導物斯地寔多即伐蘇蜜
呾羅唐言世友舊曰和須蜜多訛也論師於此製衆事
分阿毗達磨論

城北四五里有故伽藍庭宇荒蕪僧
徒寡少然皆遵習小乘法教即達磨
呾邏多(唐言法救舊曰達摩多羅訛也)論師於此製雜阿
毗達磨論
伽藍側有窣堵波高數百尺無憂王
之所建也雕木文石頗異人工是釋
迦佛昔為國王修菩薩行從衆生欲
惠施不倦喪身若遺於此國土千生
為王即斯勝地千生捨眼
捨眼東不遠有二石窣堵波各高百
餘尺右則梵王所立左乃天帝所建
以妙珍寶而瑩飾之如來寂滅寶變
為石基雖傾陷尚曰崇高
梵釋窣堵波西北行五十餘里有窣
堵波是釋迦如来於此化鬼子母令
不害人故此國俗祭以求嗣
化鬼子母北行五十餘里有窣堵波
是商莫迦菩薩(舊曰睒摩菩薩訛也)恭行鞠養侍
盲父母於此採菓遇王遊獵毒矢誤
中至誠感靈天帝傳藥德動明聖尋
即復穌
商莫迦菩薩被害東南行二百餘里
至跋虜沙城城北有窣堵波是蘇達

拏太子(唐言善牙)以父王大象施婆羅門蒙
譴被擯顧謝國人既出郭門於此告
別其側伽藍五十餘僧並小乘學也
昔伊濕伐邏(唐言自在)論師於此製阿毗
達磨明燈論

跋虜沙城東門外有一伽藍僧徒五
十餘人並大乘學也有窣堵波無憂
王之所建立昔蘇達拏太子擯在彈
多落迦山(舊曰壇特山訛也)婆羅門乞其男女
於此鬻賣

跋虜沙城東北二十餘里至彈多落
迦山嶺上有窣堵波無憂王所建蘇
達拏太子於此棲隱其側不遠有窣
堵波太子於此以男女施婆羅門婆
羅門捶其男女流血染地今諸草木
猶帶絳色巖間石室太子及妃習定
之處谷中林樹垂條若帷並是太子
昔所遊止其側不遠有一石廬即古
仙人之所居也

仙廬西北行百餘里越一小山至大山
山南有伽藍僧徒尠少並學大乘其
側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昔獨角
仙人所居之處仙人為婬女誘亂退

失神通婬女乃駕其肩而還城邑
跋虜沙城東北五十餘里至崇山山
有青石大自在天婦像毗摩天女也
聞諸土俗曰此天像者自然有也靈
異既多祈禱亦衆印度諸國求福請
願貴賤畢萃遠近咸會其有願見
天神形者至誠無貳絕食七日或有
得見求願多遂山下有大自在天祠
塗灰外道式修祠祀
從毗摩天祠東南行百五十里至烏鐸
迦漢荼城周二十餘里南臨信度河
居人富樂寶貨盈積諸方珍異多集
於此
從烏鐸迦漢荼城西北行二十餘里至
娑羅覩邏邑是製聲明論波你尼仙
本生處也遂古之初文字繁廣時經
劫壞世界空虛長壽諸天降靈導俗
由是之故文籍生焉自時厥後其源
泛濫梵王天帝作則隨時異道諸仙
各製文字人相祖述競習所傳學者
虛功難用詳究人壽百歲之時有波
你尼仙生知博物愍時澆薄欲削浮
偽刪定繁猥遊方問道遇自在天遂

中趣作之志自在天曰盛矣哉吾當
諾汝彌人文教而退於是研精草思
採撫羣言作為字書備有千頌頌三
十二言矣究極今古撫括文言封以
進上王甚珍異下令國中普使傳習
有誦通利賞千金錢所以師資傳授
盛行當世故此邑中諸婆羅門碩學
高才博物強識
娑羅覩邏邑中有窣堵波羅漢化
波你尼仙後進之處如來去世垂五
百年有大阿羅漢自迦濕彌羅國遊
化至此乃見梵志捶訓稚童時阿羅
漢謂梵志曰何苦此兒梵志曰令學
聲明論業不時進阿羅漢逌介而笑老
梵志曰夫沙門者慈悲為情愍傷物
類仁今所笑願聞其說阿羅漢曰談
不容易恐致深疑汝頗嘗聞波你尼
仙製聲明論垂訓於世乎婆羅門曰
此邑之子後進仰德像設猶在阿羅
漢曰今汝此子即是彼仙猶以強識
翫習世典唯談異論不究真理神智
唐捐流轉未息尚乘餘善為汝愛子
然則世典文辭徒疲功績豈若如來

聖教福智無滋量者南海之濵有一枯樹五百蝙蝠於中穴居有諸商侶止此樹下時屬風寒人皆飢凍聚積樵蘇蘊火其下煙焰漸熾枯樹遂燃時商侶中有一賈客夜分已後誦阿毗達磨藏彼諸蝙蝠雖為火困愛好法音忍而不去於此命終隨業受生俱得人身捨家修學乘聞法聲聰明利智並證聖果為世福田近迦膩色迦王與脇尊者招集五百賢聖於迦濕彌羅國作毗婆沙論斯並枯樹之中五百蝙蝠也余雖不肖是其一數斯則優劣良異飛伏懸殊仁今愛子可許出家出家功德言不能述時阿羅漢說此語已示神通事因忽不現婆羅門深生敬異歎善久之具告隣里遂放其子出家修學因即迴信崇重三寶鄉人從化於今彌篤從烏鐸迦漢荼城北踰山涉川行六百餘里至烏仗那國唐言苑昔輪王之苑囿也舊曰烏場或曰烏荼皆訛北印度境

大唐西域記卷第二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勑彫造